

# 边关雪

■黎嘉卓



陈磊绘

## 情到深处

生长在祖国西陲的我，头一回在南京过冬。

这里的冬，景致如春。道旁的香樟依旧披着浓密的墨绿，玄武湖边的松柏仍然挺拔昂扬，就连墙角的冬青都擎着油亮的叶片。而远在西陲的故乡，此刻早已大雪封山。阿尔泰山的山脊，被厚雪裹成蜿蜒的银龙，静卧在苍茫天地间；喀喇昆仑高原上，巡逻战士刚落下的脚印，转瞬便被呼啸的风雪抚平。

坐在明媚的军校宿舍里，望着窗外满目苍翠，一张旧照突然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那是我出生百天时，定格的一张家庭合影。

一

我的爸爸从军27年，始终坚守在西陲边关。那张刻在我记忆里的合影，是他前往红山嘴边防连担任指导员之前拍的。红山嘴边防连位于阿尔泰山深处，那里年均大雪封山8个月，冬季积雪达一两米深，最低气温低至零下52摄氏度，交通完全阻断，被称为“雪山孤岛”。“远看红山梁，近看白茫茫，半年无家书，让人愁断肠”这句顺口溜，就是官兵生活的真实写照。

2007年10月，爸爸被调到红山嘴边防连担任指导员。那时，红山嘴已大雪封山。爸爸只能搭乘送物资的直升机前往。他和妈妈都清楚，这一别，最快也要等到来年6月开山才能相见。听妈妈说，爸爸临上直升机前，抱着襁褓中刚满百天的我，亲了又亲，舍不得放手。团里的新闻报道员抓拍了这个瞬间，还刊登在团报上。

二

爸爸在红山嘴边防连度过了4个

漫长的封山期。那时的连队，执勤巡逻走的多是简易便道，饮水要去凿冰河、发电全靠柴油机、取暖用燃煤锅炉。朔风呼啸而过，特大暴雪一场接一场席卷而来，昔日山坳瞬间被抹成茫茫雪原，脚下稍不留神就会连人带马翻进雪窝子……

正因如此，每到封山期，作为骨干的爸爸，都不放心下山轮换或休假。官兵因长期在外执勤有了思想包袱，或是家中有矛盾困难，他都会靠上去暖心窝、解难题。

可爸爸心里，其实也有一些说不出的苦楚和期盼。上任第二年，雪化了、路通了，他回家属院看望已将近1岁的我。妈妈说，那时我只认识照片上的爸爸，却哭着不让站在面前的他抱我。

三

入校前，爸爸特意请假，带我去了趟红山嘴边防连。他当年带过的兵，一级上士黄国英，成了我们的向导。爸爸

说“带孩子来受教育”时，黄班长立刻拉着我，来到“三不倒”连魂前，逐一向我讲解。

第一不倒：大雪封山困不倒。这一条，我从爸爸的讲述里早已了然于心。

第二不倒：艰苦巡逻难不倒。黄班长说，连队要守护300多公里的边界线，巡逻沿途要翻越数十座雪山。一趟巡逻，官兵往往要在野外风餐露宿近1个月。即便如此，从未有人推诿不前——因为那是边防连的光荣使命。

第三不倒：黄金宝石打不倒。阿尔泰山，在蒙语中意为“金山”。而红山嘴就处在“金山”腹地。自1962年组建以来，连队无一人违规采金，无一人收受馈赠，真正践行了“脚踩金山不沾金，一身正气守边关”的铮铮誓言。

黄班长告诉我，这“三不倒”连魂蕴含的深意，还是我爸爸在任指导员时将其完善的。

听着黄班长的讲解，几名老兵也围了过来，讲起爸爸在连队任职时的

故事。从他们口中，我重新认识了爸爸：巡逻的马队踏过茫茫雪海时，他总是走在前头；沟壑纵横的巡逻路，狂风一卷便把路标埋进雪里，可他却不需翻看地图——哪条沟冬日会被雪填平，哪道梁避风适合歇脚，哪片林子能寻到枯木生火，这些全刻在他心里。

爸爸说，在红山嘴边防连任职时期，是他军旅生涯最艰难的4年，也是最宝贵的4年——他在那里增长了知识、磨砺了意志，思想上也逐渐走向成熟，更读懂了“戍边”二字的分量。

离开红山嘴边防连后，爸爸又多次奔赴高原大漠，一次次圆满完成大项任务。在海拔5200多米的高原上，一片无名高地，爸爸和战友们一守就是两年。在西北大漠，长途机动的车辆驶过风霜雨雪。爸爸和战友们顶过漫天风沙，脸被吹得脱了皮；熬过盛夏酷暑，迷彩服浸出一道道盐渍；熬过极寒天气，连睫毛都结着一层冰霜。

在这苦与累里，爸爸和战友们把打赢本领淬炼得越来越过硬。如今，单位的新装备一个个形成战斗力，基层建设越来越扎实，各方面都水涨船高。当爸爸笑着说单位被上级评为“军事训练一级团”时，我仿佛能看到电话那头，他和战友们晒得黝黑的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

前不久，南京下了2026年的第一场雪。这雪带着秦淮河的烟火气，悠悠飘下来，挂在梧桐枝上，用手一捻就化了。我掏出手机想给爸爸打个视频电话，屏幕上的通话界面亮了又暗，始终没能接通。我想，他或许正和战友们顶着风雪走在巡逻路上。边关的雪，揣着风的硬脾气，裹着戈壁的野劲儿，一团团、一阵阵砸下来，铺天盖地。对于爸爸和千千万万戍边人来说，这雪是刻进骨头里的日常，是巡逻路上甩不掉的寒冷。马蹄踏碎雪层的吱吱声里，有他们守护边防线的那份沉甸甸的责任。

唱家乡的歌，唱到最后所有人都红了眼眶……

第二天一早，陈伟带余亚娟参观兵站院子。“嫂子好！”“欢迎嫂子！”的声音不绝于耳。这些小伙子因为高原紫外线的照射，个个嘴唇干裂，脸颊黑红，精神头却格外好。

制氧站里，余亚娟见到了制氧员张宇。他正紧盯着充氧罐设备，将宿舍里用完的氧罐填满。“官兵未到，氧气先备”。张宇将那些从流水线上搬下的氧罐擦拭得锃亮，码放得整整齐齐。下士陆任欢在宿舍窗台上，用几个罐头盒制造了一个“高原花房”，里面种着从家乡带来的太阳花。海拔5000多米的地方，花开得只有指甲盖大小，却成了全站官兵都爱看的“宝贝”。

看着眼前零星的小花，和战友们热情洋溢的笑脸，余亚娟突然想到，老听丈夫说甜水海“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而这些可爱的官兵，就像在这冻土上顽强生长的春草。

余亚娟带来的腌菜，后来被大家分着吃了许久。那鲜活的咸香，给他们带来家的温暖，陪伴他们在一片高原冻土上，诠释奉献与坚守的意义。

## 家庭秀

爸爸说那是长长的桥  
走到中间会摇摇  
我数着云朵不敢动  
阳光在树叶间偷瞄

我的影子变得好小  
爸爸的手掌轻轻托住我  
像草地接住每一次摔倒  
告诉我不要怕、不要慌  
勇敢向前走  
因为有他在我身旁  
做我的超级英雄

焦义宝配文

## 定稿

近日，北部战区空军某部一級上士陈宁的家人来队探亲。图为陈宁陪伴孩子的画面。

鲍振生摄

# 潮起潮落间

■潘廷东 向勇

刘敏是大连医科大学的一名科研人员，爱人姜添是陆军某登陆艇机电长兼工程师。在他们结婚半年后，刘敏第一次踏上了爱人工作的舰船。那是一个夏日的清晨，海风带着凉意吹在脸上，惬意极了。可是不到两小时，船艇就像在烤箱里一般。甲板晒得滚烫，手摸上去烫得人一激灵；通风本就不畅的舱室里，机器运转时散发出的高温夹杂异味，形成令人窒息的闷热。才走完几个舱室，刘敏额前的碎发就全湿了。

艇上的空气里总飘着一股咸腥气，吸进肺里都带着涩味。姜添带着刘敏参观时，指了指角落一个正涂抹药膏的战士说：“他叫王卓奔，休假回来才半个月，湿疹就犯了，痒起来特别难受，擦多少药膏也只能压一压症状。”

出于医学专业的敏感，刘敏凑上前仔细查看。只见他的手背、胳膊已起了连片的红疹子，有的地方皮肤已破损，涂药膏时疼得龇牙。见刘敏关切地望着自己，王卓奔连忙朝她摆手：“嫂子，这都是老毛病了，没多大事。”

午餐时，刘敏端着餐盘坐在靠舷窗的位置。看着眼前的碧海蓝天，她感到轻松惬意。此时，邻桌一名老兵突然剧烈咳嗽起来，咳得身子都跟着颤。

姜添在刘敏耳边低语：“船艇常年泡在海里，空气盐分重，潮气也钻骨头。官兵待久了，肺、气管、关节都容易出毛病。冬天犯咳嗽的更多，有的老兵咳得厉害时，整夜都睡不着觉。”

傍晚时分，刘敏站在甲板上等待舰船靠岸。望着船舷里透出的光影，想起白天的所见所闻，她忽然明白姜添那句“习惯了”——这哪里是习惯了，是把艰苦熬成日常罢了。

回到学校后，刘敏在原有科研课题下增设“极端环境人体适应”子课题。她根据爱人所在船艇的情况，模拟出海上舱内环境，精确控制温度、湿度与气流，与课题组成员们日夜轮班，监测实验数据，有时一守就是十几个小时。

刘敏的实验记录本里，除了严谨的学术术语和数据图表，偶尔也会出现一句：“今日浪高1.5米，湿度94%。”那是她从姜添发来的语音中了解到的天气情况。当实验终于有了初步进展，刘敏激动得想立马把这份喜悦分享给姜添，可电话却始终没有打通。

“前甲板中弹起火，损管小组迅速组织灭火堵漏！”刺耳的警报声响彻舰艇，一场贴近实战的训练骤然打响。

“第一损管小组跟我来！”话音刚落，厚重的头盔、灭火服、防护靴，一套穿戴动作在姜添手中如行云流水。争分夺秒间，灭火装备已严丝合缝地裹在身上。

姜添与战友们直奔起火点。他扛着高压水枪像楔子一般，死死顶在前面。带着咸味的海水顺着枪管喷出，巨大的水压震得他手臂发麻。姜添毫不退缩，直到最后一缕青烟消散。

损管警报解除的口令响起，姜添脱下装备，倒了倒靴子里的海水，抹了一

把头发上夹杂着烟尘的汗珠。随后，他拿出手机，看到妻子的未接来电，回拨了过去。

电话刚接通，里面便传来急切得略带颤抖的声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的研究终于有进展了！”刘敏的话语中难掩激动。

“真厉害！没白费你这些日子的心血。继续坚持，相信你一定能取得最终胜利！”姜添一边赞叹着，一边抬手擦去脸颊上残留的水渍。

刘敏轻声笑着，两人又低语了几句。电波裹着海风，将牵挂悄悄送抵彼此的心间。

历经100多天的实验与优化，刘敏团队的研究成果最终转化为一套实用有效的防护方案与卫勤指南。电话那头，姜添的声音充满喜悦：“我就知道你可以通过。等我回家给你庆功！”2024年，这项研究成果被编为健康指导手册，送到姜添所在单位，官兵将其称为“健康盾牌”。

一年后的随访数据显示，该单位官兵过敏性湿疹和呼吸道感染发病率明显下降趋势。

在广阔的大海上，姜添也不甘示弱，连续攻克20余项舰艇动力与机电系统维修难关。每逢重大演训，他总像出鞘利剑般直扑险情。

2026年元旦，两人漫步在军港栈桥。潮水漫过礁石又退去，只留下湿漉漉的痕迹，似在默默诉说大海的温柔。姜添下意识用厚实的手掌稳稳抓住刘敏的手，老茧蹭过她的指缝。目光交汇的瞬间，他们懂得彼此眼里的深情。“我守护海疆，你守护健康，都是在做有意义的事。”朴实的话语，成了他们藏在这潮起潮落里的无悔约定。

# 父亲的歌词本

■许硕

## 家人

夕阳的余晖斜斜照进宿舍，张佳琦的目光扫过书架上那本陈旧的塑料封皮本。她抬手将本子轻轻抽出，拂去薄尘翻开。泛黄的纸页上，熟悉的军歌名目映入眼帘。

“十八岁，十八岁，我参军到部队……”目光落在开篇那行褪色的字迹上，张佳琦心头一暖，童年的画面在脑海中徐徐铺开。

“爸爸，你唱的是什么呀？”  
“这是爸爸最喜欢的歌《当兵的历史》。来，爸爸教你唱。”这是父亲教她的第一首军歌。那时父亲总爱一边哼唱，一边把她高高举过头顶。小小的她攥着父亲的军功章，咿咿呀呀地跟着唱。军功章的厚实与父亲掌心的温热，在她的记忆里格外清晰。

张佳琦的父亲是一名在战场上荣立过一等功的老兵。童年记忆里，那一身洗旧了的军装和常在耳边回响的歌曲，构成了她对军营最初的印象。

“生命里有了当兵的历史，一辈子也不会感到懊悔。”这句歌词，像一粒悄然落下的种子，不知何时在她心田深处落地，悄悄抽出了稚嫩的新芽。

高考结束，张佳琦毅然填报军校。离家前夜，她将父亲的歌词本小心地装进行囊。有了这些歌曲的陪伴，似乎离家在外的日子便有了念想。

军校生活辛苦且充实。一次昼夜不间断的长途野外拉练，张佳琦走在崎岖的山路上，脚底的血泡被鞋底反复挤

压。疼得难以忍受时，她轻声哼起了那首熟悉的《当兵的历史》，咬着牙一步步坚持，终于迎着晨光走到了终点。

毕业后，张佳琦奔赴高原驻训。稀薄的空气、刺骨的寒风、高强度的训练，都让从小在平原长大的她感到极大的挑战。一次重要的演习保障任务中，她强忍着剧烈的头疼和恶心，与战友们扛着沉重的通信设备，一步步爬上山坡，却因为高原信号不稳定，听错了数据，导致任务判定失败。那一刻，身体的不适、工作的挫折冲击着她的信心，让她几乎喘不过气。

“爸，我想你了，我想再听听你唱歌……”交班会后，她颤抖着拨通父亲的电话，眼泪夺眶而出。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十九岁，十九岁，我浑身是兵味，训练场上……”父亲用他那依然跑调的嗓音，轻轻唱了起来。

“佳琦，爸当年在战场上就是唱这首歌给自己打气，才带着一名新兵，两个人在阵地上坚守了整整一周。”父亲的声音缓慢却有力，“若是磨刀石，磨亮的是青春。既然选了这条路，就坚强地向前走。”

那天夜里，父亲在电话那头，把整首歌轻轻唱完。张佳琦的泪水不知何时停了，眼前又浮现出父亲的军功章，还有童年时听着歌声奔跑的自己……

坐在书桌前，张佳琦缓缓翻看着歌词本。泛黄的纸页上，字迹时而刚劲，时而潦草，想来是不同年月里抄录的。窗外的月光洒进宿舍，照亮了她的脸庞，也照亮了歌词本上那行被反复圈画的字句：“生命里有了当兵的历史，一辈子也不会感到懊悔。”

## 两情相悦

5080米，这是甜水海兵站的海拔。这里的空气含氧量比平原地区大幅降低，年平均气温在0摄氏度以下。狂风卷着冰粒呼啸而过，打在脸上如同刀割。短暂的夏天则像个喜怒无常的孩童，前一秒还是刺眼阳光，下一秒冰雹就砸在营房屋顶的铁皮上，噼啪作响。

前站长陈伟的妻子余亚娟，是多年来第一位登上这片高原的军嫂。那年，因为对丈夫的牵挂，余亚娟执意要跟陈伟一起去兵站看看。他们出发

那天，叶城的清晨还带着浓浓秋意。余亚娟把一罐家乡腌菜装进后备箱——那是她提前一个月准备的。她转身对陈伟笑：“终于能走你走过的路了。”

车子驶出叶城，路边的绿意渐渐被荒原取代，最后连草都看不到了，只剩下光秃秃的雪山和灰黄色的土地。行至库地达坂时，车身在凹凸不平的土路上剧烈摇晃。余亚娟紧紧攥着车门把手，指节泛白，胃里翻江倒海。陈伟告诉余亚娟，在甜水海，水特别珍贵。从建站那天起，兵站的生活用水，就要去90多公里外的泉水湖取。有一次，陈伟带车出发没多久，一道20米宽、近百米长的雪架挡住了去路。他们只好拿铁锹挖雪，一米一米往前挪。到了泉水

湖，冰面冻得坚如磐石，一镐凿下去只留下一个白点，冰碴子溅得大家满身都是。用不多时，双手便冻得红肿。余亚娟静静听着，半晌，她轻声说：“说是甜水海，倒像是‘苦水海’。”

傍晚时分，兵站的灯火终于出现在视野里，像天边的一颗星星。门口的战友看到余亚娟时惊讶地说：“站长，你可真敢带嫂子来啊！”余亚娟脸色苍白，却笑着回应：“不来一趟，怎么能知道你们守的是什么样的天地。”

夜里，兵站的营房里暖意融融。余亚娟因为高原反应难以入眠，听陈伟回忆坚守甜水海的一幕幕：他们曾在大雪天抢修供暖设备，冻得手指没法弯曲；有个刚上山的新兵想家了，大家围着他

